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儿女英雄传

清文康著

(三)

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儿女英雄传

第三册

[清] 文康 著

目 录

-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..... (448)
安老翁讽诵列女传
- 第二十六回 灿舌如花立消侠气..... (466)
慧心相印顿悟良缘
- 第二十七回 践前言助奩伸情谊..... (491)
复故态怯嫁作娇痴
- 第二十八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..... (512)
宝砚雕弓完成大礼
- 第二十九回 证同心姊妹谈衷曲..... (537)
酬素愿翁媪赴华筵
- 第三十回 开菊宴双美激新郎..... (563)
聆兰言一心攻旧业
-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..... (582)
赣老翁醉索鱼鳞瓦
-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..... (606)
褚大娘得意离筵酒
- 第三十三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..... (633)
话农功请同持家政

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翁讽诵列女传

这回书接着上回，表的是邓家父女不远千里而来，要给安公子、何小姐联姻，见安老爷替姑娘给他的父母何太翁、何夫人立了家庙，教他接续香烟，姑娘喜出望外，一时感激欢欣，五体投地。邓九公见他这番光景是发于至性，自己正在急于成全他的终身大事，更兼受了安老爷、安太太的重托，便要趁今日这个机缘，作个牵丝的月老，料姑娘情随性转，事无不成。不想才得开口，姑娘便说出“此话休提，免得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枉了他老夫妻二位一片深心，坏了我师徒三年义气”这等几句话来。

这话要照姑娘平日，大约还不是这等说法，这还算安老爷、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，才陶熔得姑娘这等幽娴贞静。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师徒分际，褚大娘子有个姐妹情肠，才得这样款款而谈。其实按俗说，这也就叫作“翻了”。这一翻，安老爷、安太太为着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说话。张太太是不会调停。褚大娘子虽是善谈，看了看今日这局面，姑娘这来头，不是连顽带笑便过得去的，只说了句：“妹妹，先不要着急，听我父亲慢慢的讲。”此外就是张老合褚一官，两个人早到厢房合公子攀谈去了。

安老爷见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来，就抡圆里碰了这一个大钉子，生怕卸了场误了事，只得说道：“姑娘，论理这话我却不好多言，只是你也莫要错怪了九公。他的来意，正为着你师生的义气，我夫妻的深心，不要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所以才提到这句话。”安老爷这一开口，原想姑娘心高气傲，不耐烦去详细领会邓九公的意思，所以先把这三句开场话儿作了个“破题儿”，好往下讲出个所以然来。

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青云山合安老爷初次相见的姑娘了，才听安老爷说了这几句，便说道：“伯父，不必往下再谈了，这话我都明白。倒听我说，人生在世，含情负性，岂同草木无知？自从你我三家在青云山庄初会，直到如今，一年之久，承伯父母的深恩，我师傅合这褚家姐姐的厚意，那一时、那一事、那个去处、那个情节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，成就我的终身？我便是铁石心肠，也该知感知情，诸事听命。无奈我心里有难以告人的一段苦楚，纵让伯父母善体人情，一时也体不到此事。今至此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想我自一十六岁才有知识，便遭了纪献唐那贼为他那贼子纪多文求婚的一桩讹事，以至父亲持正拒婚，触恼那贼，坏了性命。我见父亲负屈含冤，都因我的婚姻而起，我从那日便打了个终身守志永远不出闺门的主意，好给父亲争这口气。谁知那纪贼万恶滔天，既逼死我父亲，还放我母女不过，我所以才设法着人送了父亲灵柩回京，我自己便保着母亲逃到山东地面。听说这九公老人家是位年高有德的诚实君子，血性英雄，我才去投奔他，为的是靠他这年纪、声名，替我女孩儿家作一个证明师傅，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来历不明。及至得了那座

青云山栖身，我既不能靠着十个指头趁些银钱，换些担柴斗米；又不肯舍着这条身子作人奴婢，看人眉高眼低——却叫我把甚么奉养老母？论我所能的，就是我那把单刀。无法，只得就这条路上我母女苟且图个生活。及至走了这条路，说不尽的风尘肮脏，龙蛇混杂，已就大不是女孩儿家的身分了。纵说我这个心，心无可愧，见得天地鬼神；我这条身子，身未分明，就难免世人议论。因此，我一到青云山庄，便禀明母亲，焚香告天，对天设誓，永不适人。请我母亲在我这右臂上点了一点‘守宫砂’，好容我单人独骑夜去明来趁几文没主儿的银钱，供给母亲的薪水。这是我明心的实据，并非空口的推辞。此地并无外人，我这师傅是九十岁的人了，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也抵得个生身父母，不妨请看。”姑娘一壁厢说着，一壁厢便把袖子高高的掬起，请大家验明。果见他那只右胳膊上点着指顶大旋圆必正的一点鲜红朱砂印记。作怪的是那点朱砂印记深深透入皮肉腠理，凭怎么样的擦抹盥洗，也不退一些颜色。

当下邓九公父女合张太太以至那些仆妇丫鬟看了，都不解是怎生一个讲究，只有安老夫妻心里明白，看着不禁又惊又喜，又疼又爱。

你道他这番惊喜疼爱从何而来？原来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纯正，心地光明，虽是埋没风尘，倒像形踪诡秘，其实信得及他这朵妙法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真有个“磨而不磷、涅而不缁”的光景。只是要娶到家来作个媳妇，世上这般双瞳如豆、一叶迷山的，以至糊涂下人，又有几个深明大义的呢！心里未尝不虑到日后有个人说长道短，众口难调。只

是他二位是一片仁厚心肠，只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儿子，延了安家的宗祀，大处着眼，便不忍吹求到此。如今见姑娘小小年纪，早存了这段苦志深心，他老夫妻更觉出于意料之外，不禁四目相关，点头赞叹。只这番赞叹，把姑娘个宛转拒婚的心思益发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亲张本。这便叫“事由天定，岂在人为”！

闲话少说。却说玉凤姑娘证明他那点“守宫砂”，依然放好袖子，褪进手去，对安老爷、安太太说道：“我这番举动也就如古人的卧薪尝胆、吞炭漆身一般，原想等终了母亲的天年，雪了父亲的大恨，我把这口气也交还太空，便算了了我这生的事业，那时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洁，来去分明，也原谅我这不守闺门是出于万分无奈，不曾玷辱门庭。不想母亲故后，正待去报父仇，也是天不绝人，便遇见你这义重恩深的伯父、伯母合我师傅父女两人，同心合意，费了无限精神，成全得我何玉凤祸转为福，死里求生，合葬双亲，重归故土。便是俗语也道得个‘猫儿狗儿识温存’，我何玉凤那时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，便是不识温存，不如畜类。所以我才预先说明，到京葬亲之后，只求伯父你给我寻座小小的庙儿，近着我父母的坟茔，息影偷生，完成素志。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栖身庙宇这句话，特特的给我父母立了这座家庙，不但我身有所归，便是我的双亲也神有所托。这是一片良工苦心，这才叫作‘义重如山，恩深似海’！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点微劳，也足足的报过来了。至于人世‘姻缘’两字，久已与我何玉凤无干。便是玉旨纶音，也须原谅个人各有志，更不必再讲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。想来伯父母

定该可怜我这苦情，不疑我是推却。”姑娘这段话，说了个知甘苦，近情理，并且说得心平气和，委屈宛转，迥不是前番在青云山那输理不输嘴、输嘴不输气的样子。

要照这等看起来，敢是今日安老夫妻、邓家父女四人作的这桩事竟大大有些欠斟酌。从来问名纳采，古礼昭昭，便是“爱亲作亲”罢，也得循乎礼法。岂有趁人家有事宗庙的这天，大家伙子挤在一处，当面鼓对面锣，就合人家本人儿嘈嘈起说亲来的？便是段小说，也就作的无礼，何况是桩实事！然而细按下去，却也有个道理。

书里交代过的，安老爷当日的本意，只要保全这位姑娘，给他立命安身，好完他的终身大事。这段姻缘并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。因邓九公父女一心向热，定要给公子联姻，成就这段如花美眷的姻缘。再加上媳妇张金凤因姑娘当日给他作成这段良缘，奉着这等二位恩勤备至的翁姑，伴着这等一个才貌双全的夫婿，饮水思源，打算自己当日受了八两，此时定要还他半斤；他当日种的是瓜，此时断不肯还他豆子，今生一定要合他花开并蒂，蚌孕双珠，才得心满意足。在安老夫妻，也非不知此刻事事给他办得完全，将他聘到别家才是公心，娶到自家便成私心；转念一想，既要成全他，到底与其聘到别家，万一弄得有始无终，莫如娶到我家，转觉可期一劳永逸。所以才大家意见相同，计议停当，只在今日须是如此如此。

然则他四位之中，如安老爷的学问见识，安太太的精明操持，邓九公的阅历，褚大娘子的积伶，岂不深知姑娘的性儿？怎的就肯这等冒冒失失的提将起来？这也有个原故。在

邓家父女一边，是服定了安老爷了，觉得我这把弟、我那二叔的本领，慢说一个十三妹，就让捆上十个十三妹，也不怕弄他不转。在安老夫妻这边，是见姑娘在青云山庄经了那番开导，在船上又受了一路温存，到京里更经了一年作养，近来看姑娘那举止言谈，早把冷森森的一团秋气化成了和霏霏的满面春风，认定了姑娘是个性情中人，所以也把性情来感动他，给他父母安葬，便叫公子扶椁代劳；给他父母立祠，也叫公子捧主代劳。料想他性动情移，断无不肯俯就之理。再经邓九公年高有德，出来作这个大媒，姑娘纵然不便一诺千金，一定是两心相印。到了两心相印，止要姑娘眼皮儿一低，腮颊儿一热，含羞不语，这门亲事就算定规了。至于姑娘当日在青云山庄因他父亲为他的姻事含冤负屈，焚香告天，臂上点了“守宫砂”，对天设誓永不适人的这个隐情，便是佟舅太太合他同床睡了将及一年，他的乳母丫鬟贴身服侍他更衣洗浴，尚且不知，这安老夫妻、邓家父女四位怎的晓得？所以弄到这边邓老头儿才拿起那把冰斧来，一斧子就碰在钉子上，卷了刃了！那边安老先生见风头不顺，正待破釜沉舟讲一篇澈底澄清的大道理，将作了个“破题儿”，又早被姑娘接过话来，滔滔不断的一套，把他四位凑起来二百多周儿、商量了将及一年的一个透鲜的招儿，说了个隔肠如见！

安老爷听罢，心里暗道：“这姑娘的见解虽说愚忠愚孝，其实可敬可怜。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场中，断无中止的理。治病寻源，他这病源全在痛亲而不知慰亲，守志而不知继志，所以才把个见识弄左了。要不急脉缓受，且把邓翁的话撇开，先治他这个病源，只怕越说越左。”因向姑娘叹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姑娘，你这片至诚，我却影响不知，无怪你方才拒绝九公，如今九公这话且作缓商。但是你这番举动，虽不失儿女孝心，却不合伦常正理。《经》云：‘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坤定而后地平天成；女大须嫁，男大须婚，男女别而后夫义妇顺。’这是大圣大贤的大经大法，不同那愚夫愚妇的愚孝愚忠。何况古人明明道着个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又道‘女子’从人者也’。你这永不适人的主见，我窃以为断断不可。你是个名门闺秀，也曾读过诗书，你只就史鉴上几个眼前的有名女子看去，讲孝女，如汉淳于意的女儿缙萦上书救父，郑义宗的妻子卢氏冒刃卫姑；讲贤女，如晋陶侃的母亲湛氏截发留宾，周颙的母亲李氏是具馔供客；讲烈女，如韩重成的女儿玖英保身投粪，张叔明的妹子陈仲妇遇贼投崖；讲节女，如五代时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断臂，季汉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；讲才女，如汉班固的妻子曹大家续成《汉》史，蔡邕的女儿文姬誊写赐书；讲杰女，如韩夫人的助夫破虏，木兰的代父从军，以至戴良之女练裳竹箭，梁鸿之妻裙布荆钗，也称得个贤女。这班人，才、德、贤、孝、节、烈、智、勇，无般不有，只不曾听见个父死含冤终身不嫁的。这是甚么原故？也不过为着伦常所关，必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三纲不绝，才得高、曾、祖、父、身、子、孙、曾、玄九伦不教。假若永不适人，岂不先于伦常有碍？”安老爷这一套老道学话儿，算起楞见线，四方到尽头儿了。无论你怎的笑他迂腐，要驳他，却一个字驳他不倒。

姑娘一听，也知安老爷是一团化解自己的意思，无如他的主意是拿了个老道，转毫不用一丝盛气凌人，只淡淡的笑

道：“伯父讲的这些话，怎生不曾听得这班人以前又有一班人作过这些事？想也是从他作起。这永不适人便从我何玉凤作起，又有何不可？”

列公，我说书的曾经听见老辈说过一句阅历话，道是：“越是京城首善之地，越不出息人。”只看这位姑娘，才在北京城住了几天儿，不是他从前那“丁是丁卯是卯”的行径，已经学会了皮子了。岂知眼前这桩事他只顾一闹皮子，可只怕安老爷就难免受窄！

话休絮烦。却说安老爷料着姑娘不受这话，定有一番雄辩高谈，看他怎的说法，再合他说到本地风光，设法擒题。不想姑娘闹了个皮子，蔫蔫儿的受了。自己倒出乎意外，一时抓不着话岔儿。

邓九公旁边一看，急了。你道他因甚的着急？他此来本是一片血心，这头儿要卫顾把弟，那头儿要成全徒弟，再不料一开口先受了那么几句厌话，闹了个两头儿都对不住，算是栽了个悬梁子的大筋斗。这一栽，他觉得比当日在人轮子里栽在海马周三跟前还露着砢砢！只羞得他那张老脸紫里透红，红里透紫，两眼圆睁，满头大汗，把帽子往上推了一推，两只手不住的往下掬汗。及至听安老爷接上话了，料着安老爷定有几句吃紧的话问得住姑娘，不想安老爷不过是合他闹了会子“之乎者也”，倒背了有大半本《列女传》，渐渐的话有些钉不住。姑娘大不是前番青云山的样子了，再照这么闹会子文诌诌，这事不散了吗？因此他不容安老爷往下分说，便向玉凤姑娘道：“姑娘，你这话不是这么说。俗语说的好：‘在家从父，嫁从夫。’是个娘儿们，没说一辈子不出嫁的。再

说，这桩事也不是一天儿半天儿的话了，我实告诉你说罢。”说着，他便把他合安老爷当日笔谈的那天，他女儿怎的忽然提亲，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，安老爷怎的料定姑娘不肯，恐致误事，拦他先且莫提起，等姑娘回京服满之后再看机会的话，一直说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来作媒，向玉凤姑娘告诉了一遍。告诉完了，重新又叫声“姑娘”，说：“你瞧，凭他怎么样，师傅比你晒日头肠儿、看三星儿，也多经了七十多年了，师傅的话没错的。无论你当日对天焚香起的是甚么重誓，都应在师傅身上了，你说好不好？你只依着师傅这话，就算给师傅圆上这个脸了。”一段话，说了个乱糟糟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更来的不着要，把个褚大娘子急得搓手，忙拦他说：“你老人家不要着急，这可是急不来的事，事款则圆。”饶是那等拦他，他还是把一肚子话可桶儿的都倒出来！

玉凤姑娘一听，心里一想：“照这话说起来，这又不是青云山假西宾的样子，我索兴被他们当面装了去了吗？看这局面，连张家夫妻母女三人只怕也通同一气。别人犹可，我只恨张金凤这个小人儿，没良心！当日我在深山古庙给他联姻，我是何等开心见诚的待他；今日的事怎的他连个信儿也不先透给我？更可气的是我那干娘，跟了我将及一年，时刻不离，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，剩了我一个人儿，叫我合他们怎生打这个交道？”心里越想越气，才待要翻，又转念一想：“使不得。便算是他们都是有心算计我，人家安伯父、安伯母二位老人家，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护送回乡，况且我父亲的灵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坟上，守护了这几年了，难道他从那时候就算计我来着不成？何况人家为我父母立茔安葬，盖

祠奉祀，这是何等恩情！岂可一笔抹倒？就是我这师傅，不辞年高路远，拖男带女而来，他也是为好。更何况今日我既有了这座祠堂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了，自我无礼断断不可。还用好言合他们讲礼，凭他万语千言，只买不转我一个‘不’就结了！”

姑娘主意已定，他便把一脸怒容强变作一团冷笑，向邓九公道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顾你的脸面，不知顾我的心迹？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即如我安伯父方才的话，岂不是万人驳不动的大道理？但是，一个人存了这片心，说了这句话，岂可丝毫摇动？假如我这心、我这话可以摇动，当日我救这位公子的时候，在悦来店也曾合他共坐长谈，在能仁寺也曾合他深更独对，那时我便学来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，自订终身，又谁来管我？我为甚么把个眼前姻缘双手送给个萍水相逢素昧平生的张金凤？只这一节，便是我提笔画押的一件亲供，众人有目共照的一面镜子。师傅，你就不必再絮叨了。”邓九公道：“照姑娘你这么说起来，我们爷儿们今日大远的跑了来干甚么来了？”老头儿这句话来的更乏！”

书里表过的，这邓九公虽是粗豪，却也是个久经大敌的老手，怎生会说出这等一句没气力的话来？原来他心里还憋着一桩事：他此来打算说成了姑娘这桩好事，还有一分阔礼帮箱，此时憋在心里密而不宣，要等亲事说成，当面一送，作这么大大的一个好看儿。不想这话越说越远，就急出他这句乏的来了。

姑娘听了这话，倒不见怪，只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今日算来看我，我也领情；算为我父母的事，我更领情；要说为方才

这句话来的，我不但不领情，还要怪你老人家的“大错！”邓九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师傅又错了？师傅错了，你薨师傅的胡子好不好？”姑娘道：“我这话从何说起呢？你老人家合我相处，到底比我这伯父、伯母在先，吃紧的地方儿，你老人家不帮我说句话儿罢了，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来？这岂不大错？再说，今日这局面，也不是说这句话的日子，怎么就把你老人家急得这样‘钦此钦遵’，倒像非立刻施行不可？你老人家也该想想，便是我不曾有对天设誓永不适人的这节事，这话先有五不可行。”

褚大娘子才要答话，安老爷是听了半日，好容易捉着姑娘一个缝子，可不撒手了。连忙问道：“姑娘，你道是那五不可行？”姑娘道：“第一，无父母之命，不可行；第二，无媒妁之言，不可行；三无庚帖，四无红定，更不可行；到了第五，我伶仃一身，寄人篱下，没有寸丝片纸的赔送，尤其不可行。纵说五件都有，这话向我一个立誓永不适人的人来说，正是合金刚让座，对石佛谈禅，再也休想弄得圆通。说得明白了！”

安老爷道：“姑娘，你须知那金刚也有个不忍，石佛也有时点头。何况你说的这五桩，桩桩皆有。”因指着他父母的神龛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父母之命？”又指着邓家父女合张亲家太太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媒妁之言？你要问你的庚帖，只问我老夫妻。你要问你的红定，却只问你的父母。至于赔送，姑娘，你有的不多，却也不到得并无寸丝片纸，待我来说与你听。”

安老爷这话就如对策一样，才不过作了个策帽儿，还不

曾一条条对起来呢。姑娘听了，先就有些不耐烦。邓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：“好哇！好哇！我看姑娘这还说甚么！”安太太恐姑娘着恼，便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慢慢的说着，就有个头绪了。”褚大娘子道：“正是这话。好妹子，你只记着我当日合你说的‘老家儿说话再没错的’那句话，还是老家儿怎么说咱们怎么依着。”

姑娘一看这光景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是要“齐下虎牢关”的来派了。他倒也不着恼，也不动气，倒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伯父不必讲了。你二位老人家从五更头闹到此时，也该乏了。我师傅合褚大姐姐大远的跑到这里，也着实辛苦了。竟请伯父、张亲家爹陪了我师傅合褚大姐夫前边坐去，我同伯母合妈妈也陪了褚大姐姐到厢房说些闲话。你我大家离了这个所在，揭过这篇儿去，方才的话再也休提。如不见谅，我抄总儿说一句：泰山可撼，北斗可移，我这条心、这句话，断不能改！我言尽于此，更不再谈。凭着大家万语千言，却莫怪我不答一字。”说着，只见他退了两步，果然照褚大娘子前番说的那光景，把小眼皮儿一搭撒，小脸儿一括搭，小腮帮子儿一鼓，抄着两只手在桌儿边一靠，凭你是谁，凭你是怎样合他说着，再也休想他开一开口。这事可糟了！糟狠了！糟的没底儿了！

列公，你道“两好并一好，爱亲才作亲”，“一家不成，两家现在”，何至于就糟到如此？原来今日这桩事果然说成，不是还有个十天八天三月俩月的耽搁。只因安老爷一愁姑娘难于说话，二愁姑娘夜长梦多，果然一言为定，那问名、纳采、行聘、送妆，都在今日这一天，只在今日酉时，阴阳不将，天月二德，便要迎娶过门了。此刻这里虽是这等一个清净坛场，

前头早已结彩悬灯，排筵设宴，吹鼓手、厨茶房，以致宾相伴娘，家人仆妇，一个个擦拳磨掌，吊胆提心的，只等姑娘一句话应了声，立刻就要鼓乐喧天，欢声匝地，连那顶八人猩红喜轿早已亮在前面正房当院子了。安老爷、安太太虽不曾请得外客，也有好几位得意门生，同心至好，以至近些的亲友本家，都衣冠齐楚的在前边张罗，候着驾喜。不想姑娘这个当儿拿出那老不言语的看家本事来，请问这一 噜串儿，叫安老爷一家怎生见人？邓、褚两家怎的回去？便是张老夫妻那逢出朝顶、见庙磕头，合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斋，那天才是个了愿？至于安公子，空吧嗒了几个月的嘴，今日之下，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又叫张金凤怎的对他的玉郎？又叫何玉凤此后怎的往下再处？你道糟也不糟？此犹其小焉者也。便是我说书的说到这里，就算二十五回团圆了，听书的又如何肯善罢干休？那可就叫作整本的《糟糕传》，还讲甚么《儿女英雄传》呢？

列公，不须焦躁。你只看那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领，岂有想不到这里、不防这一着的理？然则他何不一开口就照在青云山口似悬河的那派谈锋，也不愁那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，怎的又合他皮松肉紧的谈了会子道学，又指东说西的打了会子闷葫芦呢？这便叫作“逞游谈，易；发庄论，难”。当日在青云山，是先要笼络往这姑娘，不得不用些权术；今日在此地，是定要成全这姑娘，不能不纯用正经。既讲到舍权用经，凡一切诙谐话、优俳话、譬喻话、影射话，都用不着。

再说，安老爷本是个端方厚重的长者，少一时，坐在堂

前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，一片慈祥，虽望着姑娘心回意转，却绝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词穷，他心里却早有了个成算。及至见姑娘话完告退，不则一声，老爷便两眼望着太太道：“太太，听了，姑娘终改不了这本来至性。你我倒枉用了这番妄想痴心，这便怎样才好？”安太太似笑非笑似叹非叹的应了一声，老夫妻两个四只眼睛一齐望着媳妇张金凤。

张金凤见公婆递过眼色来，便越众出班的道：“今日这事，算我家一桩大事，公婆、父母都在前头，再说九公合褚大姐姐是客，又专为这事而来，却没媳妇说话的分儿。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儿，我知道，他但是肯，不用人求他；果然不肯，求也无益。公公不必往下再说了，竟依着我姐姐的话，真个陪九公到前头坐去。让媳妇问问姐姐，或者我姐姐还有甚么不得已的苦衷，说不出的私话，也不可。我们女孩对女孩儿，没个碍口难说的，只怕倒说的到一处。便是婆婆合妈妈在这里陪着褚大姐姐，正好谈谈这一年不见的闲话儿，也不必费心劳神。这事竟全责成在媳妇身上。公婆想着如何？”

安太太先就说：“你小人儿家可有多大能耐呢？要作这么大事，你能吗？”安老爷摇着头道：“媳妇，你看我两个老人家处在这要进不能、要退不可的去处，得你来接过我们这个担子去，我们岂不愿意？但是这桩事的任大贵重，你却比不得我同九公。我两个作不成，大家不过说一句这事想的不仔细，作的不周全；你一个作不成，有等知道的，道是你姐姐深心执性，有等不知道的，还道是你本就不曾尽心，不曾着力，有心败事，无意成功。倘被亲友中传说开去，你小小年纪，这个名儿却怎生担得起？”他翁媳两个这阵真话儿假说着，